

·名人手札·

缪荃孙与王懿荣六札考释

杨洪升 整理

缪荃孙和王懿荣二人均系晚清著名学者,为学术挚友。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师兄弟之谊。此缪荃孙致王氏手札六通,藏于国家图书馆,未曾刊布,可略见两人间的往来,补充史料的不足。由于每札仅了了数十字,如不了解作札背景,则难以索解其字里行间蕴藏之意,今略为考释,附于每札之下,可为读者之助。

廉生仁兄世大人阁下:

奉愚代觅近人奏疏文集,已得数种。前开之单均系荃孙处所有,望于单外留意。再,前至尊斋见刘平国拓本,甚清楚,希假阅数日即赵。此上,即请道安。荃孙顿首。

按,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王懿荣致缪荃孙第五十一札是对该札的答复,云:“赐示祇悉。周孟伯先生《倦游庵文集》,已向陈小筱户部讨取,俟取还,当与先祖奏疏一并送呈。再,旗人有庆伯苍者,文集为一代之冠,皆道光间人,钞本在锡厚庵都护处,惜厚庵病沈,不能索借也。门生厅事所悬刘平国刻石挂幅,乃家念庭大令索题者,早已题还,此乃恭镛所拓,极精,周蕙生攫取至十馀分,门生尚在物色,得即呈阅。以前所得左文襄本,最初最劣,几同无字也。肃复夫子大人。门人制懿荣启。”下又附记云:“道光以来文集,竭力物色,惜诗集多而文集少也。”^①该札王氏署名“制懿荣”,是其在守制期间。据《王文敏公年谱》,懿荣父王祖源卒于光绪十二年(1886)二月十四日,十四年五月懿荣服阙;母谢氏卒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,至二十四年二月懿荣服阙^②。札中语:“再,前至尊斋见刘平国拓本,甚清楚,希假阅数日即赵。”可知荃孙作札之时两人同居一城。据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王氏守母制期间,荃孙在金陵主讲钟山书院,于光绪二十年五月已辞官出京^③。故荃孙此札当作于懿荣为父守制期间。再据王氏《年

①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上册第137页。

②王崇焕:《王文敏公年谱》,《冯惟敏冯溥李之芳田雯张笃庆郝懿行王懿荣年谱》丛编本,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2年。

③缪荃孙: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民国四年(1916)文禄堂刻本。

谱》，懿荣只有光绪十三年居京师，此年缪氏也在京供职，该札或即作于此年。“刘平国拓本”，即《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》，又名《刘平国治路颂》、《刘平国治关亭诵》、《龟兹刻石》等，荃孙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著录为《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东乌累关城纪》^①。该石刻系清光绪五年张曜任广东陆路提督帮办新疆军务时发现的。

廉生仁兄大人著席：

前托季樵达意，闻已应允，谢谢。荃孙不足言学，然志局编辑尚奈劳苦，现处水尽山穷之际，求糊口之方耳。南皮相待尚好，然岂能厚颜再往，故思改计。《海东金石》刻本二册附呈。此布，敬请升安。孤子缪荃孙稽顙。

按，此札所载系缪氏请王懿荣帮其谋求泮源书院讲席及《山东通志》纂修之事。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云：“不及三年，二亲见背，人生惨酷之境，莫过于斯。”缪焕章寿终于该年十月二十日，荃孙悲痛之至。同时他还面临着葬亲之费无出的问题。先此，荃孙扶其继母薛恭人之柩归里，曾任江阴南菁书院讲席，服闋起复辞之。父卒一月零两天后，荃孙被迫重谋此事，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二日载：“戊子。晴……上茂名师笈，并致郑澧筠、冯徵若信。”^②茂名即杨颐，字容圃，广东茂名人，光绪丙子（1875）会试同考官，荃孙的受知师，时任江苏学政，荃孙前任江阴南菁书院讲席即受其聘。郑澧筠系江阴学官。冯徵若即冯铭，是书院监院。然事不成，《日记》次月二十七日云：“壬戌。晴……接茂名师函，知馆事不成，殊为焦急。”大概此时荃孙通过季樵表达了想请王懿荣帮助谋求纂修《山东通志》及泮源书院讲席之职，知道王氏应允后又撰写了此札。咸丰庚申（1860）王祖源奉旨在济南办团练，王懿荣随侍，即肄业于泮源书院。懿荣与张曜亦有往来，《王文敏公年谱》光绪十四年云：“十二月，以借抄翰林院藏明刻戚继光《止止堂集》嘱山东巡抚张勤果公（曜）刻于济南。”^③可为证。荃孙《日记》光绪十七年二月八日云：“壬寅。晴，寒甚……廉生来眎张朗山中丞信，书院已定，志书到东面商，并嘱多带书。”是事情已成。十五日云：“己酉。晴……王廉生来。朗帅电讯行期，告以廿日。”是行期已定。荃孙该月廿一日登车，二十九日抵达。张朗山即张曜，时任山东巡抚。荃孙主讲泮源书院甚有成就，在七月返京前，张曜又续聘荃孙次年讲席，并决定延请编纂通志，《日记》该年六月二十七日云：“己未。雨……朗帅送壬辰泮源关书并通志关书。”至于其最终结果，参本文第四札考释可知。季樵即王锡藩，字季樵，山东黄县人，光绪丙子进士，历任福建学政、詹事府少詹事、署礼部左侍郎等职，曾向光绪帝举荐林旭。王氏与荃孙系同年，两人往来颇密。南皮即

①缪荃孙：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卷一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刻本。

②缪荃孙：《艺风老人日记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影印本。

③《王文敏公年谱》页249。

张之洞,王懿荣妹夫,荃孙之师,对荃孙“眷注之独厚”,“亦屡呼而屡援”^①。此前,荃孙守母制期间,即为张氏招至广雅书局。

前日颁到《庄靖集》一函,谢谢。是日先君百日,在观音院啐经,未能即复,甚歉。荃孙困苦万分,舍购书更无生趣,在外则浪游耳,然腰脚已不如昔年之健矣。近又见好书否?此上廉生仁兄大人阁下。制繆荃孙顿首。

按,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十七年(1891)一月二十七日云:“壬辰。晴……先君百日,在观音院啐经。”二月一日云:“乙未。晴……廉生送李俊民《庄靖集》一函来。”时间略有差异。《艺风老人年谱》记繆焕章卒于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,依此来计,光绪十七年二月一日恰值百日,与《日记》记为一月二十七日不合。概荃孙札中系约略言之。以前者为准,则该札撰于光绪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;以后者为准,则撰于二月三日。《庄靖集》,金人李俊民撰,该书清代之前凡两刊,一是泽州州守段正卿刊本,其时在蒙古太宗皇后乃马真氏称制之二年(1243);二是明正德三年(1508)其郡人李瀚刊本。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即明本也已罕见,馆臣不得不收录两淮马裕家藏抄本。入清后,乾隆中有一刊本,流传较少。光绪间吴重熹汇刻金人文集,曾托王懿荣搜罗该集善本。二人为儿女姻亲,关系非同一般。王氏曾求诸荃孙,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王氏致荃孙第五十札云:“吴仲治刻《淳南遗老集》一部,原封呈上,伏祈晒存。其志欲汇刻金源五家集,《滏水集》亦明曹洁躬钞本,吴尺鳧校,乃借取伯羲者。惟李俊民《庄靖集》无之,吾师曾见此集佳本否?乞示之。肃叩夫子大人节喜。门人制荣谨启。”^②其时懿荣在守制中,当在光绪十二年二月与十四年五月间。然遍检荃孙《藏书记》并不见其藏有该集,《日记》中也仅上引之条提及,是其无该书善本。后吴重熹借得明正德刻本,据之刊刻。吴氏刊竣撰题记云:“余欲汇刻金元人专集为一书,《王淳南集》有澹生堂祁氏钞本,《赵淦水集》借得曹倦圃家钞本。《李庄靖集》虽有明正德刊本,传世绝少,《四库》收录时即据钞本录入,以未见刊本为憾。向知陆氏诒宋楼及振绮堂均有钞本,王太史懿荣许为借钞于陆氏,尚未寄,己丑冬晤李太守葆恂,知藏有正德时刻本,遂假以付梓。是冬卓计入觐,泛舟卫河,少得闲暇,乃于船窗校之。按卢氏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载《庄靖集》十卷,钱大昕则列之《补元史艺文志》中,卷数悉与今本合符,喜无缺佚。刊竣因志于末。光绪庚寅三月海丰吴重熹记。”^③王懿荣送与荃孙《庄靖集》在吴氏刊成该书十一个月后,所送者当即吴氏刊本。

①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八《祭张文襄公文》,清宣统二年(1910)艺风堂刻本。

②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上册第137页。

③《庄靖先生遗集》卷末附录,《山右丛书初编》本。

廉生仁兄世大人阁下：

承顾尚未走谢，歉甚。贵同年刘若臣索与福中丞函，荃交情不深，恐致书亦无益，阁下可以为力否？若臣沦落不偶，甚可怜也。所谋之事，若臣面述一切，竣酌定。此布，敬请僕安。制繆荃孙顿首。

按，刘若臣，名永绶，生平事迹不可考，据札中语知与王懿荣系同年，但何时之同年不可知。荃孙《日记》中有数条与他往来的记载，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四月五日云：“癸巳。晴。刘若臣永绶来。”十四日云：“壬寅。晴。刘若臣、袁爽秋、鲁介、彭国寿来。”二十日云：“戊申。晴……刘若臣来。”此时荃孙病怔忡之症，辞掉经心书院讲席，在京治疗。光绪二十年四月七日云：“癸丑。雨……约李植之正光、王仲光光祖、刘燕宸彤光、单□□步青、汤瘦霞振鹏、王懋卿英冕、胡□□玉缙、金衡浥斌、梅小山文明、张少虎男寅、张忍庵炳翔、张□□锡恭、雷□□璠、张仲仁一鳞、恽□□毓德、赵剑秋椿年、王蕴斋禄孙、刘若臣永绶、唐养吾洁镇、吴芷辉眇、薛葭生绍元、张衡峰钧、王漱斋兆芳小饮广和居。”荃孙是札概作于光绪十八年四月间。福中丞，即福润，字少农，乌齐格哩氏，蒙古正红旗人；附贡生，咸丰八年乡试挑取誊录。历任兵部侍郎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山东巡抚、安徽巡抚等职。荃孙主讲泺源书院时因职务关系与他略有往来，《艺风老人日记》有载，光绪十七年二月三十日云：“甲子。晴，大风……出拜福少农方伯润、赵菁山廉访国华、王春庭都转作孚、黄伯衡观察玘、李念滋翼清、孙佩南葆田、鲁芝友琪光、毛叔昀澂、姚彦鸿岳度、张农孙元燮。”三月十二日云：“丙子。大风……福少农、赵菁衫、王春庭、黄仲衡来，送学礼毕，出题开课。”五月一日云：“甲子，朔。晴……福少农、毛叔昀送节敬。”荃孙该年七月八日离济返京。“张曜七月甲申卒。丙戌，福润山东巡抚。”^①甲申是二十二日，丙戌是二十四日。该年九月福润续聘荃孙，荃孙《日记》该月三十日云：“辛卯。晴……又接姚彦鸿电报，云福中丞又另换关书，专弁入都。”十一月荃孙到湖北拜谒张之洞，张氏聘他主讲经心书院，荃孙《日记》该月七日云：“丁卯。雨。卯刻到汉口……南皮师约经心书院主讲，惜已应福幼农聘，欲荐钱铁江自代，未知能允否也。”九日云：“己巳。晴……南皮师命主讲经心，荐钱铁江自代，未知能来否。”十二日云：“壬申。晴……赵竹君来，言经心讲席已定局，势难再辞。”十八日云：“戊寅。阴……香帅馈赆甚丰……香帅送经心关书来。”二十三日云：“癸未。晴……上山东福中丞笺，辞泺源馆，并还书币，托彦鸿转交汤幼庵。”荃孙在张之洞强力要求主讲经心书院的情况下，辞去了泺源书院讲席。此后，荃孙《日记》中再无与福润往来的记载。至于札中所谋之事，已不可考。

廉生仁兄世大人阁下：

荃病已渐愈，尚未入城诣谈，歉友殊甚。舍亲夏闰枝进士敬恳赐书大

^①赵尔巽：《清史稿》卷二〇四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。

字名片,预备付刻,明晚专价走取。费神。容再晤谢。蒋星甫昨始晤面,人甚儒雅。在济南见箸生世丈,未见星甫也。此布,即请饌安。制繆荃孙顿首。

附呈夏君名片。

按,繆荃孙此札当作于光绪十八年(1892)五月十日。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十八年云:“病怔忡,治两月不痊,辞馆回京,延左笏卿绍左诊治,日有起色……五月病渐愈,稍能看书。”信札中所谓病渐愈,当即指此。夏闰枝,名孙桐,号梅生,江苏江阴人,光绪壬辰进士,夏子龄之孙,治钰子,历任会典馆编书处总纂,广东主考官,湖州知府等职,入民国任清史馆总纂。闰枝系荃孙内弟,所以荃孙谓之舍亲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云:“己亥。雨……闰枝中四十三名。”清代投刺之风甚盛,此时,闰枝刚中进士不久,身份变了,欲新做名片,请王懿荣题写。王氏精研金石碑帖,书法有很深的造诣,在当时已为大家认可,据此可知。箸生指蒋庆第,字箸生,直隶玉田人,道光癸卯举人,咸丰壬子恩科进士,历任山东武城、潍县、汶上、博平、峰县、章丘知县等职,“侨居历下三十年”^①。光绪十七年二月,“东抚张勤果公曜招东游,荃孙因葬亲之费无出,不得已至济南,勤果公聘主泺源书院。”^②札中所云“在济南见箸生世丈”,即指此时之事。考荃孙《日记》,对此有记载,该年四月八日云:“辛丑。阴,微雨……刘湘丞招饮梦园,蒋箸生庆第、孙佩南、柯敬輿、田济苍、罗鉴侯、法小山同席。”十四日云:“丁未。晴,大风……出拜蒋箸生、吕枚亭、曹远谟、何颂臣、张兰九、孙佩南、法小山、柯敬輿。”三十日云:“癸亥。晴……蒋箸生丈招饮玉华楼。楼临水甚凉爽,佩南同席。佩南同游骨董铺。得旧拓《多宝塔碑》、赵秋谷条幅。检新刻书赠蒋箸生丈。”蒋星甫,名式理,字性甫,一作星甫,箸生次子,光绪壬辰进士,曾任广东道监察御史,以疏劾庆亲王奕劻闻名。荃孙《日记》记首次与其见面在光绪壬辰五月九日,云:“丙子。晴……江剑霞、蒋星甫式理来。”故本札撰写时间定于该年五月十日。此时式理新中进士不久。《王文敏公年谱》光绪十八年云:“命次子崇烈就婚济南,续娶玉田蒋氏,为山东章邱县知县蒋公庆第次女,翰林院检讨蒋式理胞姊。”^③大概荃孙写此札前王懿荣曾向荃孙提及庆第与式理。

前承赐步,感感。差已考毕,馆中即日来收史传,望检郝、王两传见付。许君传已寻得矣。此上,即请箸安。廉生仁兄世大人阁下。棘人繆荃孙稽顙。

按,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十九年(1893)四月十五日云:“丁卯。晴。在保

①徐世昌:《蒋庆第传》,见闵尔昌《碑传集补》卷二四,民国十二年(1923)本排印本。

②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光绪十七年。

③《王文敏公年谱》第251页。

书讯:清代方略全书(全二百册)

(清)方略馆编。精装大 32 开,定价 47000.00 元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 4 月出版

清代方略是记载有清二百多年军政大事,尤其是历次平定边境事件始末的实录文献。共 24 种,计康熙朝 4 种,乾隆朝 11 种,嘉庆朝 3 种,道光朝 1 种,同治朝 2 种,光绪朝 3 种。内容涉及开国、康乾平定边疆数乱、陕甘云贵等地回族起义、太平天国、捻军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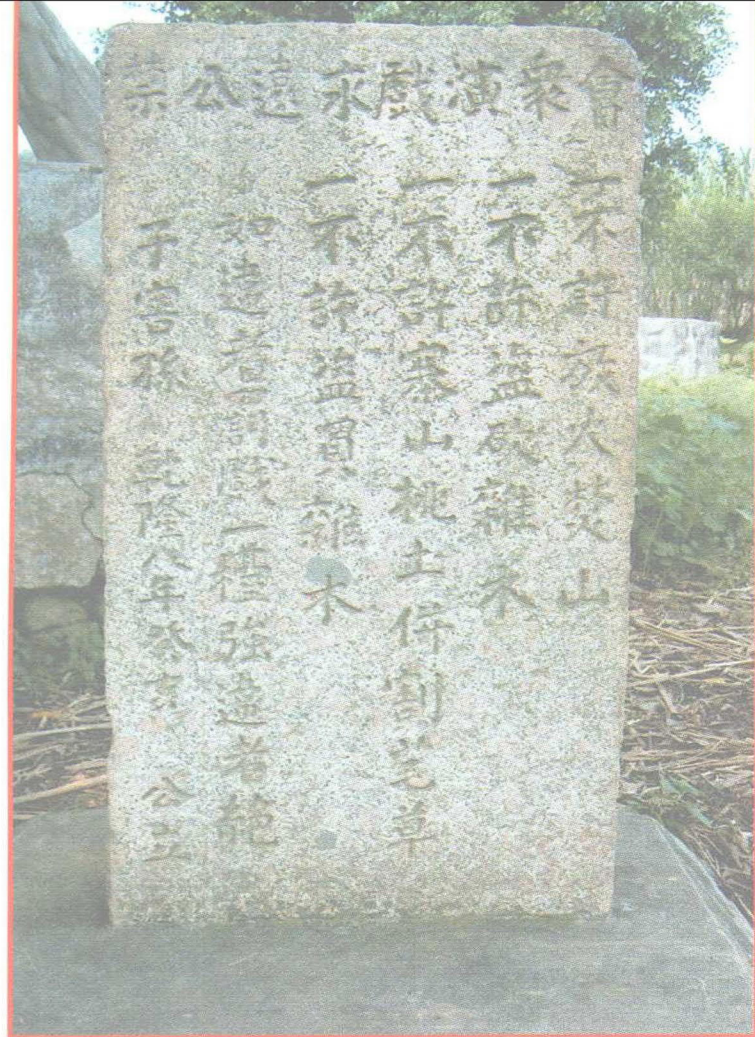
书讯:春秋地名考(全八册)

顾颉刚编著,王煦华整理。精装 16 开,定价 3700.00 元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 4 月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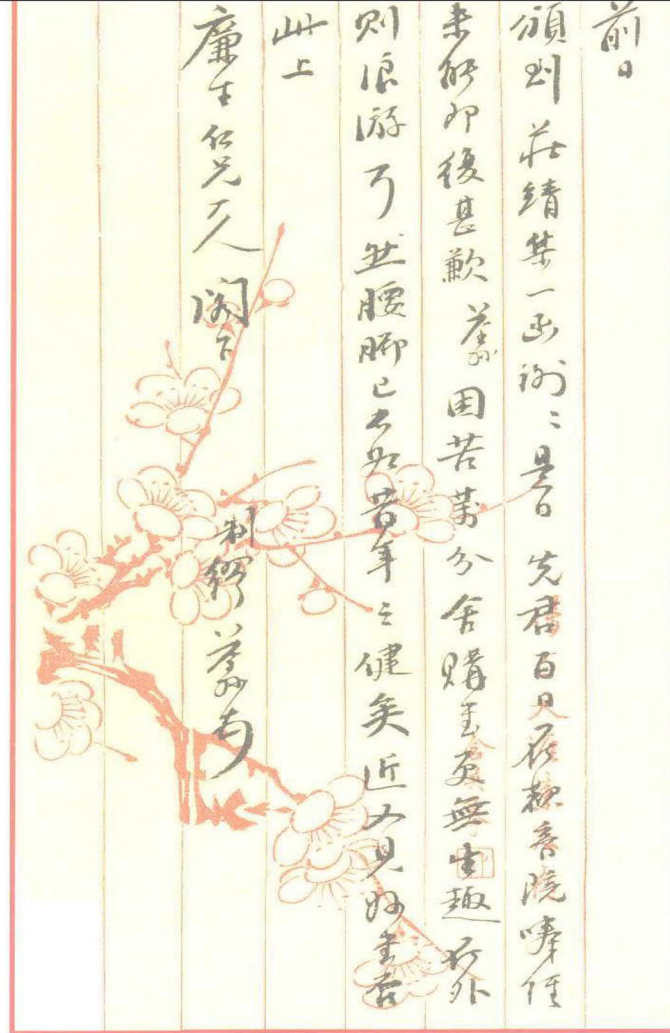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系顾颉刚先生编辑商周至秦汉时期地名史料而成,共约一千万字。其整理方法,首先把每个地名的古籍正史列举出来,然后把前人的注释、论文、笔记的文字抄下,就其不同之处归纳为若干种说法,再加以考订,决定孰是孰非。

和殿考试,同考者三百卅三人。钦命《泽梁无禁》时文题,《望尚体要不惟好异》经文题,‘密林生雨意’得‘林’字。辰初下题,酉正交卷出场。八年不与考,颇觉辛苦。亥刻回寓。”札中所谓差已考毕,即谓此事。该札当撰于此后不久。荃孙本年一月下旬服闋回史馆,此时仍在三年服丧期内,故署名仍谓“棘人缪荃孙稽顙”。郝、王两传及许君传不可确考,大概是荃孙所撰史传,曾为王懿荣借阅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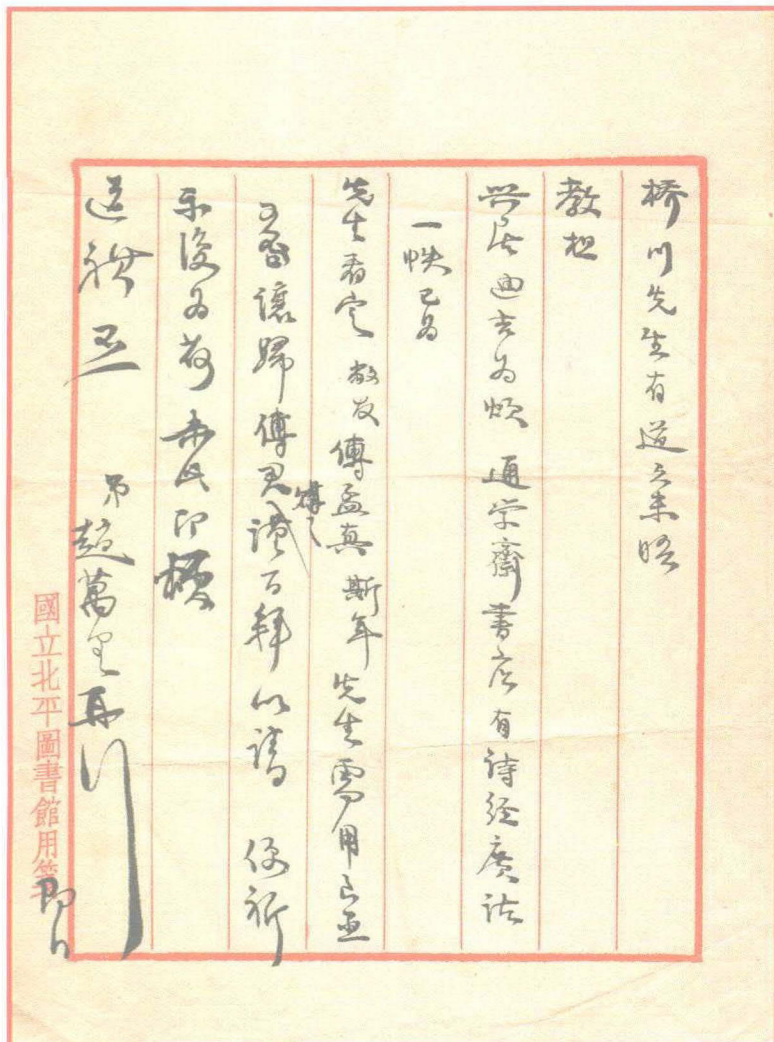
整理者工作单位: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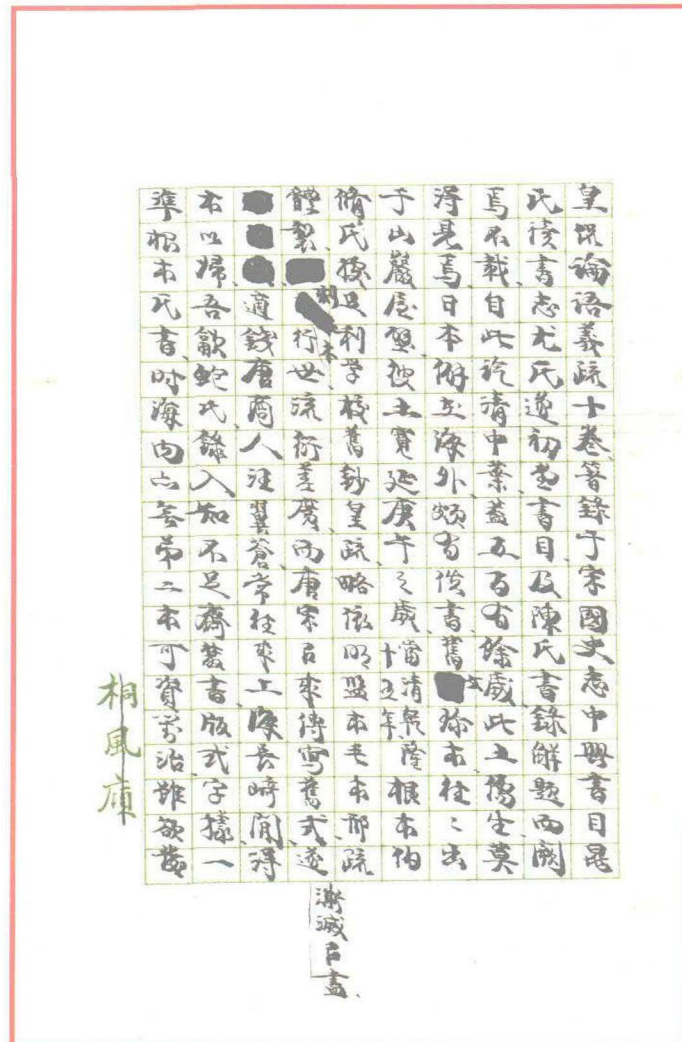
文见第 118 页



文见第 159 页



文见第 167 页



文见第 170 页